

日本語漢字
訓読みについての研究

成玉峰 成春有 著

日语汉字训读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日语汉字训读与语源研究”
(批准号: 14YJC740013) 项目资助成果

2016年“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项目资助成果

日语汉字训读研究



成玉峰 成春有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边缘学科研究成果,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日语汉字训读的著作,运用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音韵学、比较语言学等原理原则及其研究方式方法,对日语汉字训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指出其由来及发展方向。在研究和阐释过程中,用例丰富,语言简练清晰,参引众多前人与同行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对日语汉字研究与日语教学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全书分为17章,前7章阐述日语汉字训读的产生、形成及发展过程与其原理,第8~第12章是对汉字训读种类的阐释,第13~第15章是对日语用言词汇汉字训读的研究,第16章是对汉字训读特殊字“生”的阐释,第17章是对汉字训读在各项试卷中的表现进行分析研究。书后附录包括“重箱読み(1090)”“湯桶読み(1185)”“熟字训”3个部分,供读者学习研究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汉字训读研究/成玉峰,成春有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312-04467-0

I. 日… II. ①成… ②成… III. 日语—汉字—研究 IV. H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8748 号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http://press.ustc.edu.cn>
<https://zgkxjstxcbs.tmall.com>
印刷 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21
字数 537 千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 1 章 训读的定义及其种类	(5)
1.1 训读的历史	(6)
1.2 训读的音韵特征	(7)
1.3 训读的分类	(10)
1.4 训读的作者	(13)
1.5 国字与国训	(14)
1.6 训读的定义	(16)
第 2 章 日语音韵史	(18)
2.1 上代音韵	(18)
2.2 中古音韵	(20)
2.3 中世音韵	(22)
2.4 近世音韵	(23)
2.5 现代音韵	(24)
2.6 万叶假名	(29)
2.7 定家假名使用法	(29)
2.8 契冲假名使用法与历史假名使用法	(29)
2.9 现代假名使用法	(30)
第 3 章 日语音韵变化	(33)
3.1 语音的添加	(33)
3.2 语音减缩	(37)
3.3 转音(语音交替)	(40)
3.4 连浊	(48)
3.5 拗音转换直音	(51)
3.6 语音颠倒(倒语)	(52)
3.7 训读转变为音读的现象	(54)
第 4 章 日语语源学	(55)
4.1 语源学的定义	(55)
4.2 日本语源学研究	(58)
4.3 民间语源	(60)

第5章 前鼻音韵尾与日语汉字训读的对应关系	(62)
5.1 韵尾 n·m 日语读作ナ行音	(62)
5.2 韵尾 n·m 日语读作マ行音	(65)
5.3 山摄、臻摄、咸摄、深摄等汉字韵尾日语读作ウ行音	(68)
5.4 山摄、臻摄、咸摄、深摄等汉字韵尾日语读作夕行音或夕行音	(70)
5.5 韵尾 n·m 的日语脱落现象	(72)
5.6 山摄、臻摄、咸摄、深摄等韵尾在日语训读中的其他音变现象	(72)
5.7 结语	(73)
第6章 后鼻音 ng 韵尾与日语汉字训读	(74)
6.1 后鼻音和辅音 g 相对应	(74)
6.2 后鼻音和辅音 k 相对应	(75)
6.3 后鼻音和辅音 m 相对应	(77)
6.4 后鼻音和辅音 n 相对应	(78)
6.5 后鼻音和辅音 d 相对应	(79)
6.6 后鼻音和辅音 t 相对应	(79)
6.7 后鼻音和辅音 l 相对应	(80)
6.8 后鼻音和辅音 s 相对应	(81)
6.9 后鼻音和辅音 b 相对应	(81)
6.10 后鼻音在日语训读中的省略	(81)
6.11 后鼻音在日语训读中的长音化	(82)
第7章 字训——单独汉字训读	(83)
7.1 词素相加	(84)
7.2 语音的添加	(88)
7.3 语音减音	(90)
7.4 语音音节缩约	(93)
7.5 转音(语音交替)	(94)
7.6 连浊	(98)
7.7 动词借用	(99)
7.8 训读中的借用问题	(101)
7.9 借用形容词	(101)
7.10 两字简略成一字	(102)
7.11 来自国外的训读音	(102)
第8章 熟语与读音	(103)
8.1 熟语训读	(104)
8.2 牧场读音	(107)
8.3 人名有职读音	(108)
第9章 混读词的读音	(110)

9.1 湯桶読み(前训后音)	(110)
9.2 重箱読み(前音后训)	(113)
第10章 当字训	(117)
10.1 当字训的定义及其价值	(117)
10.2 当字的种类	(118)
10.3 代用表记当字和补缺表记当字	(119)
10.4 当字训的历史	(120)
10.5 当字的文化意义	(124)
10.6 漫画与当字训	(127)
10.7 歌词中的当字训	(129)
第11章 熟字训	(133)
11.1 熟字训简史	(134)
11.2 熟字训的种类	(135)
11.3 《改定常用汉字表》附表熟字训分析	(138)
11.4 日常常见熟字训	(141)
11.5 熟字训的文化意义	(142)
第12章 振假名与振汉字	(144)
12.1 振假名的简史	(144)
12.2 振假名的种类	(147)
12.3 振汉字	(153)
12.4 振罗马字	(155)
12.5 振符号	(155)
12.6 文学作品与振假名	(155)
第13章 日语动词训读及词源	(159)
13.1 内派生动词	(160)
13.2 派生动词	(165)
13.3 合成动词	(176)
第14章 日语形容词训读及语源	(181)
14.1 基本形容词	(181)
14.2 复合型形容词	(183)
第15章 形容动词训读及语源	(194)
15.1 名词转换的形容动词	(196)
15.2 动词转换的形容动词	(199)
15.3 形容词转换的形容动词	(202)
15.4 形容动词转换的新形容动词	(204)
15.5 副词转换的形容动词	(204)

15.6	代名词转换的形容动词	(205)
15.7	感叹词转换的形容动词	(206)
15.8	接头词形成的形容动词	(206)
15.9	合成形成的形容动词	(206)
第16章	生的读法	(220)
第17章	日语考试中的汉字读音	(232)
17.1	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日语试题中的汉字读音题型的变化	(232)
17.2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日语试卷汉字读音题型的变化过程	(233)
17.3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汉字读音试题分析	(236)
17.4	大学日语专业四级考试汉字读音试题分析	(239)
17.5	大学日语专业八级考试汉字读音试题分析	(240)
17.6	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中的汉字读音	(242)
17.7	实用日本语检定考试文字题	(252)
17.8	日本小学升初中入学考试国语试卷中的文字题	(254)
17.9	日本初中升高中入学考试国语试卷中的文字题	(255)
17.10	日本大学升学考试国语试题中的文字题	(256)
17.11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	(257)
附录1	重箱読み(1090)	(281)
附录2	湯桶読み(1185)	(293)
附录3	熟字训	(306)
参考文献		(318)
后记		(328)

绪 论

从表象上看,日语词汇可以分成四种,即汉语词、和语词、外来语词和混种词。从读音上又可以分为音读词、训读词和混合读音词。音读词为汉语词,训读词为和语词,混合读音词为汉语词与和语词相结合而生成的词。和语词为训读词。外来语词一般由片假名来标记,一些古老的外来语词由汉字来标记。本书主要研究的是汉字训读词的种种现象。

日语汉字由字形、字义和读音构成,其读音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日语汉字的读音很复杂,它由诸多元素构成,涉及多个研究领域。

一般中文汉字的字与音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日语汉字的读音却是一对多的关系。2010年日本政府通过的新《常用汉字表》中有汉字 2136 个,它们的读音(含音读和训读)则有 4388 个。

汉字读音是日语汉字的一个显著特点。它表现为多种读音,首先在大的方面可以分为音读和训读,而音读又可以分为吴音、汉音、唐音(唐宋音)、惯用音(百姓读音)和现代音;训读则可以分为正训(字训)、熟字训和当字训。所以,一个汉字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读音。

日语汉字读音研究涉及的领域范围广泛,首先是音韵学。日语汉字音读来自中国中古音韵,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修正,日语汉字的音读变得越来越规范,与中国中古音韵越来越合拍。因此,要研究日语汉字的音读,就必须掌握汉语音韵学知识。在研究日语汉字训读时,会发现许多汉字的训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因为日本人将许多汉字音读读音移植到训读之中,这些汉字训读和汉语音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汉字训读”,日语中最先出现的是“訓・くん”,“訓”即“解释字义”,是“用和语读汉字”。日本文部省的文件只认“訓”,所以中小学国语教育一般只说“訓・くん”,相对应的是“音・おん”。“字訓・じくん”是指汉字的和语读法,起始时是对汉字的日式解读,会出现一字多读的现象,是学术界的正统说法,相对应的是“字音・じおん”。“訓読・くんどく”出现得也比较早,最初只是指“漢文訓読・かんぶんくんどく”,即用日语的语法来读汉语文章,相对应的是“漢文音読・かんぶんおんどく”,后来加上了“漢字訓読・かんじくんどく”的意义。“漢字訓読”独立,被称为“訓読み・くんよみ”,专指“漢字訓読み・かんじくんよみ”,是民间通俗说法,也是学术说法,相对应的是“音読み・おんよみ”。“訓読み・くんよみ”中用日语解释汉字的成分逐渐减少,1946 年以来,《当用汉字音训表》基本规定了汉字的音训,汉字的音训有了统一标准,于是又出现了与“当て字訓・あてじくん”相对而言的像“正訓・せいくん”这样的学术词语。“正訓”是指政府规定的字训,一般是一字一训,少数的也有一字多训的现象。“正訓”是日本人的福音,更是外国人学习日语的福音,这样就不用记那么多汉字的读音了,省去了不少麻烦。

日语汉字读音研究还涉及语音学。汉字训读不像音读那样,有中国中古音的限制,而是变化复杂,按照语音学的规律,有添加音、减音、转音、连音等。因此,日语汉字读音复杂,一个汉字有多种读音,例如“生”的读音就超过 160 个。

2017年6月24日的《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山形县山形市议会讨论一项提议,议题是“将横跨山形、宫城两县的藏王山的名字读音‘ざおうざん’改为‘ざおうさん’”,理由是市民认为“山”的读音“ざん”是浊音,令人感到不快,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都属于音韵文化学的研究范畴。

汉字读音研究还涉及词汇学。2008年6月29日,一名23岁无业青年化名凌小路,在网上发布消息称:明天上午11点,要在丹后小学(埼玉县三乡市)杀小女子,并且要香甜地吃下去。该校负责人看到这则消息,立即宣布封校,将490余名小学生放假回家长达5天之久。警察也立即出动,经过侦查,将嫌犯逮捕归案。检方以武力妨害业务罪进行起诉,这里检方将“小女子”读作“しょうじょし”,理解为“小学女生”。而嫌犯把“小女子”读为“コウナゴ”,说是一种鱼名,辩说他无意杀害“小学女生”。但是在当年9月29日法官还是判处嫌犯1年零6个月徒刑,缓期3年执行。这就是一例由汉字读音引起的案件,在日本轰动全国,同时也是汉字读音涉及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案例。

2017年5月30日,岛根县出云市出云大社宣布,“出云大社”的读音应该是“いづもおおやしろ”,而不是“いづもたいしゃ”。该消息一出,轰动了全日本,因为人们一直将“出云大社”读作“いづもたいしゃ”。出云大社也解释道:“いづもおおやしろ”这个读法是唯一的,特指位于岛根县出云市的总社,而分社被称为“いづもたいしゃ”。例如,茨城县笠间市的“常陆国出云大社”是个分社,就读作“いづもたいしゃ”。这也是一例涉及文化语言学的案例。

汉字读音研究涉及语源学。每个汉字训读都有来源,了解汉字训读的来源,对于教授和学习日语都会有更大的帮助。不懂训读的来源,记忆单词就会很困难,特别是记忆多音节单词,可谓难上加难。如果搞清楚单词训读发音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记住相关联的单词,而且还记得牢,用得活。

日语汉字的读音是一个很特殊的研究领域,是只有日语才有的一种音韵现象,与日本的历史、政治形态、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有着深切的关联。这在增加了外国人学习日语和掌握日语难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对汉字读音的学习,不仅是对日本文化的学习,可以了解日本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还是一种对日语汉字读音的学习。

中国山海关孟姜女庙有一副奇巧楹联,是南宋状元王十朋所撰。它运用汉字的一字双音、通假借读、一字多义的特点,叠音叠义,描绘了海潮涨落、浮云长消的自然景象,显现了自然界变幻多姿的景色,读后使人产生无限遐想:是自然,抑或是人生?这副对联是:

海水朝 朝朝朝 朝朝朝落 (“朝”有时作“潮”)

hǎishuǐcháo zhāozhāocháo zhāocháozhāoluò

浮云长 长长长 长长长消 (“长”有时作“常”)(“长”有时作“涨”)

fúyúnzhǎng chángchángzhǎng chángzhǎngchángxiāo

无独有偶,以前有个卖豆芽的请村上的教书先生为他写春联,这位教书先生给他写了幅古里古怪的对联:

长长长长长长

cháng zhǎng cháng zhǎng cháng cháng zhǎng

长长长长长长

zhǎng cháng zhǎng cháng zhǎng zhǎng cháng

横批:长长长长

cháng zhǎng zhǎng cháng

日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传说奈良时期有个名人写诗求证“海海海海海”的读音，答案竟然是“あいうえお”，理由是五个“海”分别对应“海女・あま”“海豚・いるか”“海胆・うに”“海老・えび”“海髪・おご”这五个词的头音，于是读作“あいうえお”。

还有一个写为“日日日日 日日日 日日日”的求证读音。读音是“ひたちやまが ごろついて くさつに”，转换成汉字是“常陸山が ごろついて 草津に”，中文意思是“明治时代 相扑横纲 常陆山 摇摇晃晃到草津温泉”。此处分别采用了“日・ひ”“一日・ついたち”“日本・やまと”“春日・かすが”“頃日・このごろ”“一昨日・おとつい”“明後日・あさって”“日下・くさか”“何日・いつ”“日本・にほん”这些词汇中“日”对应的读音。

日本古代川柳(大众诗)写有“同じ字を 雨雨雨と 雨て読み”，这该怎么读呢？答案是“同じ字を アメ・サメ・ダレと グレて読み”。来由是“雨・アメ”“春雨・ハルサメ”“五月雨・サミダレ”“時雨・シグレ”。

据《宇治拾遗物语》中说，第52代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让大臣小野篁读宫内一招牌上的汉字，汉字是“無善惡”，小野读作“さが(嵯峨)なくばよからん”，犯了嵯峨天皇的大忌，天皇大怒，在小野身后立个牌子，将他看作犯人。小野篁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表示自己什么都可以读。于是天皇写了“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十二个“子”字，让他读。小野篁是平安时期的学者、汉诗人、和歌诗人和参议(从三位)，满腹经纶，他巧用熟字训，将其读作“猫の子の子猫、獅子の子の子獅子”。“子”有四种读音：ね・こ・し・じ。篠崎晃雄编写的《实用难读奇姓辞典》中就有“子子”“子子子”和“子子子子”这种姓，它们分别读作“子子・ねのこ”“子子・ここ”；“子子子・こねこ”“子子子・ねこし”“子子子・ねじこ”；“子子子子・すねこし”“子子子子・ねこじし”。

名片是现今社会交往常见的媒介，名片也体现出一种社会文化。中国的名片体现了“名气”“职位”“职称”，侯耀文和黄宏说的相声《打扑克》就把中国名片文化说得淋漓尽致。日本的名片则是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怎么读。因为日本的姓名读法太复杂了，随意性也很大，一个同样汉字的姓氏能有几十种读法，一种读音有多种汉字对应。例如，“人”字就有“ジン”“ニン”“ひと”“きよ”“さね”“たみ”“と”“ひこ”“ひと”“ひとし”“ふと”“め”等十几种读音。姓氏“村主”可以读作“すぐり”“すぐる”“そんしゅ”“むらぬし”“むらお”“つくり”“つねき”等。“しんのすけ”可以写作“進之介”“進之佐”“進之佑”“進之助”“進之資”“進之輔”“伸之介”“伸之佐”“伸之佑”“伸之輔”“紳之資”“紳之助”“紳之亮”“紳之介”“紳之佐”“紳之輔”“親之佑”“親之介”“親之佐”“親之助”“親之輔”“信之介”“信之佐”“信之助”“信之佑”“信之資”“信之輔”“信之甫”“真之介”“真之佐”“真之助”“真之佑”“真之資”“真之輔”“慎之介”“慎之助”“慎之佑”“慎之輔”“新之介”“新之助”“新之佑”“新之輔”等40多种。

中国某个小学的教师在给学生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丼”，再在方框中点了一个点，问学生“这个字读什么”，学生答不上来。老师幽默地说：“这念作‘咚’，是一块石头投入井里发出的声响。”学生们都笑了。这个汉字出现在日本，日本人将它读作“どんぶり”。“どんぶり”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形声“どん”，一个是后缀“ぶり”，表示样态，整个意思是石头投入井里发出声响的样子。这个汉字就是“丼”，在我国出版的汉语字典中很难查到这个汉字。日语又将“丼”的词义做了发展，可用来表示大海碗或盛满米饭和炒菜的大碗。

日语中的汉字是谁创造的？汉字音是怎么来的呢？日语训读音又是谁发明的呢？这无疑是天问。汉字、汉字音、汉字训读音是由某个人或几个人创造出来的，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日语汉字音读有章可循，这是因为它套用了中国汉字的音韵规则。

汉字训读为什么不好推测？那是因为训读音的产生大多是有随意性的，规则混乱，所以看起来无章可循，因此汉字的训读音不太好掌握。上一段落中的“丼・どんぶり”，其中的汉字是谁发明的？读音又是谁创造的？这都无证可查。主要是汉字和读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才得以被广大民众使用。汉字的训读音本来是表意的，直到 20 世纪中叶，随着《当用汉字音训表》《常用汉字音训表》《改定常用汉字音训表》的出现，对汉字的训读音和音读音进行了规范，汉字训读才具有了读音的规则。

第1章 训读的定义及其种类

日语汉字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音读是指汉字的音、形、义皆来自中国，音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发音习惯来读的，比较有规律。按照中国音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可分为吴音、汉音、唐(宋)音和现代音，传入日本后发生变异而形成的音读为百姓读音，又被习惯地称为惯用音。训读有两种定义，一种是汉文训读，是日本自古以来阅读汉文的一种方式。在古汉文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读音符号，并按照日语的语法习惯来读古汉文，这种训读日语就被读作“訓読・くんどく”，全称是“漢文訓読・かんぶんくんどく”。还有一种是针对汉字的训读，这种训读在日语中被读作“訓読み・くんよみ”，全称为“漢字訓読み・かんじくんよみ”。汉字训读有规律性，但不是那么明显，需要在掌握许多训读汉字的基础上才能找出。

《广辞苑》对“训”有三种解释，一为教导训诫之意，如“教训”“训诫”；二为读解，解释字义之意，如“训诂”“训义”等；三是用和语读汉字之意，如“训读”“字训”等。在“字训”词条中解释道，用和汉字意思相近的日语来读汉字，从而将这个读音固定下来，比如“海”读作“うみ”。“訓読み・くんよみ”词条则没有解释，只标注见“訓読・くんどく”。在“訓読・くんどく”词条中解释分为两点，一是用日语来读汉字，比如，“秋”读作“あき”，“天地”读作“あまつち”，这一点和“字训”的解释相同；二是按照日语的语法来读汉文。

如上所述，“訓読み・くんよみ”相当于“字训”，相当于“訓読・くんどく”里的第一条，为了方便区别，一般把“訓読・くんどく”里的第一条所规定的内容归为“訓読み・くんよみ”。“訓読み・くんよみ”在日本还没有被政府所认可，在颁发的与文字音韵相关的政府文件中没有“訓読み・くんよみ”的描述，一般和“音読み・おんよみ”联合起来称作“音訓・おんくん”。在学术界一般称“字训”或“訓読み・くんよみ”。

按照二分法，日语汉字读音只有音读与训读，汉字的读音不是音读就是训读，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按照这个观点，训读包括正字训、当字训和熟字训，包括具有汉字的中国现代音词汇和外来语。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汉字在不同语言环境下就会形成不同的读音，所以一个汉字有多种读音是常态。那么一个汉字最多能有多少种读音呢？池田弥三郎在《日本語の常識大百科》一书中说，“生”字有100多种读音。在相关互联网上有人统计过“生”字有160多种读音。这么多读音，对读者和日语学习者来说无疑是个大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当用汉字表》，又随着《当用汉字读音表》的发布，减少了社会上使用汉字的数量，限定了汉字的读音，减轻了日语使用者的负担。

要想了解训读，掌握训读，使用训读，首先就要了解训读是怎样产生的？训读能分成几个类别？训读的语音特点是什么？汉字训读的制造者是谁？只有将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才能明白什么是训读，哪些属于训读，训读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才便于我们学习掌握训读，理解记忆训读词汇，熟练掌握日语，透彻理解日语文章，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

1.1 训读的历史

公元4世纪,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首先是把中国读音转变成日语音读,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才有了汉字的训读。训读最初根据语言环境起到了临时性支撑文脉的作用。日语汉字训读源于何时,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应该是从古坟时代(4~7世纪)到推古时期(554~628年),此时期日本开始有人通过汉字来表記日语词汇。《宋书》(488年)“倭国传”中出现了“东方毛人”的表述,“毛人”是指身上毛发长的意思,日语音读可读作“モウジン”,训读可读作“えみす”“えびす”或“けひと”。公元443年或者503年制造的“隅田八幡神社人物画像镜”上刻有“意柴沙加宫”字样,日语应该读作“おしさかのみや”,“意柴沙加·おしさか”和万叶假名一样,一字一音,“みや”是“宫”的训读。此画像镜上还刻有“費直”字样,这应该是姓名,训读读作“あたひ”。

熊本县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刻有“大王”二字,应该训读读作“おほきみ”。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刻有铭文“斯鬼宫”,“斯鬼”和“意柴沙加”一样是一字一音,“宫”同样可以读作“みや”。岛根县冈田山1号坟出土的铁剑上镶有银铭文“各田了臣”四个字,这是“额田部臣”的简略写法。“额田部臣”读作“ぬかたべのおみ”。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6世纪中期以前,日本列岛确实存有训读的现象。

607年(推古15年)奈良法隆寺塑造的“法隆寺金堂薬師如来像”,像上刻有“薬師像作”的字样。“薬師像作”是完全按照日语语法顺序来写的,而不是汉语顺序的“作薬師像”。也就是说“薬師像作”应该按照日语读法读,读作“やくしのぞうをつくる”。像上还刻有“誓願賜”“誓願し賜ひ”或是“誓ひ願ひ賜ひしく”等字样。“賜”是日语的敬语动词。

飞鸟时期,圣德太子(574~622年)死后,他的妃子橘大郎女让东汉末贤、高丽加西溢、汉奴加己利三人画底稿,由绣女刺绣出的“天寿國曼荼羅繡帳”上有“棕部”“山上碑”“黑壳刀自”等字样,分别读作“くらべ”“やまのうえのひ”和“くろめとじ”,既有音读,也有训读。

4世纪末,应神天皇的邀请,百济人王仁携《千字文》和《论语》10卷来日,教授太子菟道稚郎子。天皇赐其子孙“文首·ふみのおびと”或“文直·ふみのあたひ”的姓,更有出息的子孙升为古代朝廷的书记官“文部·ふひとべ”,他们的书法史称“文部流”,与汉文和化及变体汉文有直接的关系。

太安万侶写出的《古事记》(712年),为训读奠定了基础,书中将“阿麻”作为“天”的训,“阿麻”日语读作“あま”,是训读;“高天原”读作“たかまがはら”,“常”读作“とこ”,“久羅下那洲多陀用幣琉”读作“クラゲのように漂っている”,这些都是训读。

早期训读根据语言环境起到了临时性支撑文脉的作用,如《万叶集》的义训与戏训(“夏櫛·なつかし→懐かし”“馬声蜂音石花蜘蛛·いぶせくも→鬱払くも”)……这种训读汉字和读音的结合度相对较浅,也是读音难的主要成因。还有一种是在汉文训读过程中反复使用而形成的固定的定训,是将汉字的理解行为转为表现行为,从而成为当今训读的一部分。例如“穴”与“アナ”相对应,“大”与“おほ”相对应。6~7世纪日本的人名和地名中这种训读比较常见。藤原木简(700年)中的汉字“塩”“糸”“米”等和训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固定的训读音。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中就有许多汉字和训读紧密结合成的固定训读音。这

种用法是根据汉字的表义性质将其意思翻译成日语,例如“文”音读是“モン”和“ブン”,与此相对应的训读是“フミ”“アヤ”“カザル”“ウルハシ”等,音、训相对而立,根据不同语境不同汉字组合配搭而使用不同的读音。

日语训读有单独一个汉字的字训,如“山・やま”“人・ひと”“川・かわ”等;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组成的捆绑在一起的熟字训,如“土産・みやげ”“七夕・たなばた”“梅雨・つゆ”“小豆・あずき”“紫陽花・あじさい”“従兄弟・いとこ”“十六夜・いざよい”等;有根据汉字转注或假借规律转变而来的字训,如“串・くし”“森・もり”“呆・あき”“淋・さび”与“預・あず”“調・しら”“儲・もう”等;有由音读转化成训读的字训,如“絵・え”“馬・うま”“梅・うめ”“竹・たけ”“金・かね”等;有外来语用汉字表达的词汇,如“煙草・タバコ”“珈琲・コーヒー”“硝子・ガラス”“瓦斯・ガス”等;还有利用会意法制造出来的国字,如“秆・キロメートル”“糶・センチ”“瓦・グラム”“立・リットル”等。

汉字训读读法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环境的改变,读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者”,最初表示人时读作“ヒト”,表示物时读作“モノ”,后来一律读作“モノ”。“將”原是再读字,有时作为副词读作“マサニ”,有时作为助动词读作“ベシ”或“ム”,后来只用作副词读作“ハタ”或“マサニ”,现在只读作“マサニ”。

现存的收集古代汉字训读的字典是平安时代的昌住编写的《新撰字镜》和11世纪末法相僧编述的《类聚名义抄》,它们是古代汉字和书的代表,收集的和训(训读)最为丰富。“声”的和训有“コエ”“キク”“ナ”“ラシ”“イラフ”“アラハス”“オト”“ナラス”“ノノシル”9种;“治”的和训有“ヲサム”“ハル”“タモツ”“ヒラク”“ホル”等14种;“方”的和训有“ヒラ”“ツネニ”“ノリ”“ナラブ”“ウルハシ”等37种。也有一词多汉字的现象,比如动词“とる”就有100多个汉字相对应,这样也会对使用者和学习者造成巨大的负担。1946年日本政府公布《当用汉字表》,1948年公布《当用汉字音训表》,1981年公布《常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音训表》,2010年公布《改定常用汉字表》和《改定常用汉字音训表》,使汉字的音与训得以规范化。汉字训读的规范化,学术上称其为“定训”,除当字训以外,这个汉字一般都用这个音,如“山”的训读为“やま”,在组词过程中,一律读作“やま”,例如“山路・やまじ”“城山・しろやま”“山伝い・やまづたい”“一山・ひとやま”“砂山・すなやま”“青山・あおやま”“高山・たかやま”等。

但在文学作品中,随意添加音训适用范围的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动词“とる”在《改定常用汉字表》内的音训表中只允许使用“取る”“撮る”“採る”“捕る”“執る”等5种,而笹原宏之先生编写的《当て字・当て読み漢字表現辞典》则收集了多达20余种,如“脱る”“除る”“握る”“採る”“捕る”“獲る”“穫る”“漁る”“摂る”“攪る”“奪る”“盗る”“殺る”“撮影る”“録る”“釈る”“履る”“竊る”“得る”“加る”“敷る”“交接る”等。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使文章的语言更加丰富多彩,但同时也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困难。

1.2 训读的音韵特征

日语语音有的属于日本原有的音,如五十音图的假名;有的是为了完整地将汉字音从中国移过来而添加的音,如拨音、拗音、长音、促音等。起始和语词汇基本上都是由五十音图的

假名组成的,没有拨音、拗音、长音、促音等音,也基本没有ラ行开头的和语词汇。后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训读的音韵发生了变化,拨音、拗音、长音、促音等逐渐走入了训读的行列。

古代音韵中,舌内或唇内拨音 n 一般由“イ”来表示,如“損・ソイ”“陣・チイ”“隠・オイ”“煩・ホイ”“難・ナイ”等。喉内拨音 ng 同样由“イ”来表示,如“痛・ツイ”“冥・メイ”等。此时有用“ム”来表示拨音 n 的,如“厭・エム”“感・カム”“甘・カム”,也有用“ニ”来表示拨音 n 的,如“恨・コニ”“団・ダニ”,亦有用“レ”来表示拨音 n 的,如“鮮・セレ”“焰・エレ”。用万叶假名读拨音 n 时,一般不读出来,“安・あん”读作“あ”,“萬・まん”读作“ま”。

最早使用拨音“ン”的见于大阪府高槻市龙光院藏书《法华经》(1058年)中,《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1079年)最早登载的“いろは歌”,里面还没有拨音“ン”。14年后问世的《反音作法》中出现了五十音图,该书作者发现《悉昙要诀》里有“ニ”“リ”转化成“ン”的情况,如“馬に乗りて→馬ん乗りて”“蟹谷(かにたに)→かんに”“ありなむ→あんなむ”“知りなむ→しりなむ”等。空海在平安初期的《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仪轨音义》中采用了“揀・可爾反”“葷・鬼爾反”的说法,用假名表记的话就成了“揀・かに”“葷・くに”。平安末期大评论家显昭在《袖中抄》中使用了“緑・えに”的说法。这说明平安初期日本知识界就察觉到有书写“ん・ン”的必要,平安末期民众文化的兴起同样表达了此想法。院政时期的《今昔物语集》(1120年)收集了来自印度、中国、日本的1000多个传说故事,里面使用的拨音“ん”就有很多。

在镰仓时期出现的《平家物语》就频频使用“ん”表记,但在更早一点的王朝中文人大多清少纳言,他们极其讨厌使用“ん”,认为“ん”很刺耳,难登大雅之堂。跨越平安、镰仓两个时代的文人鸭长明在歌论《无名抄》“假名序事”一节中谈到:“在写到拨音或入声文字时,一般都选择不写,如《万叶集》中‘新羅・しんら’写作‘しら’,《古今和歌集》‘序言’中‘喜撰・きせん’写作‘きせ’。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和歌不使用拨音的规则一直保持到现在就与此有关。

使用拨音“ん”和阅读汉文古典有很大关系,因为汉字音读有很多拨音。但是古时的日本文人对拨音不感兴趣,尽可能将闭音节的拨音改变成开音节。江户学者对此都有相关的大作问世,砺波今道的《喉内用字考》(1777年)、本居宣长的《地名字音转用例》(1800年)、东条义门的《男信》(1842年)对将拨音改变成开音节都颇有研究,举出了许多例子,如“曇梯・ウナテ”“信濃・シナノ”“遠敷・ヲニフ”“乙訓・オトクニ”“紫苑・シヲニ”“丹波・タニハ”“半插・ハニサウ”“讃岐・サヌキ”“男信・ナマシナ”“安曇・アヅミ”“志深・シシミ”“印南・イナミ”“伊参・イサミ”“奄藝・アムキ”“甘楽・カムラ”“塩屋・アムヤ”“至心・シシモ”“讃良・サララ”“播磨・ハリマ”“平群・ヘグリ”“群馬・クルマ”“件・くだり”“三郎・さぶろう”等。

本居宣长认为,古代音韵中,只有五十音图中的清音是纯正的日语音,是日语固有的,其他音都不纯正,属于外来音。他认为外来音朦胧浑浊,犹如看阴云弥漫的傍晚的天空;接近鸟兽万物的声音也全都不是正音。

日本人讨厌浊音与拨音“ん”是有些许关联的。因为在词汇中,“ん”后面往往会出现浊音或半浊音,如“丹田・たんだ”“蒲公英・たんぽぽ”“満更・まんざら”等。

据统计,《改定常用汉字表》收录有汉字2136个,共计有音训读音4388个,其中音读有2352个,训读有2036个。音、训皆有的汉字有1168个(60%),只有音读的汉字有737个,只有训读的汉字有40个。这样说来,该表中有训读的汉字为1399个,其中读音的头音为浊音

的有10个,它们是“凸・でこ”“凹・ぼこ”“抱く・だく”“辺・べ”“柄・がら”“側・がわ”“場・ば”“紅・べに”“路・じ”“豚・ぶた”。“凸・でこ”“凹・ぼこ”为特殊音。“辺・べ”“柄・がら”“側・がわ”则作为接尾词来使用。

汉字表中带长音的训读汉字有15个,它们是“大・おお”“遠・とお”“弟・おとうと”“妹・いもうと”“憤る・いきどおる”“覆う・おおう”“公・おおやけ”“神・こう”“候・そうろう”“尊ぶ・とうとぶ”“尊い・とうとい”“貴ぶ・とうとぶ”“貴い・とうとい”“新・にい”“夕・ゆう”。

读促音的有13个,它们是“夫・おつと”“訴える・うったえる”“尊い・とつとい”“尊ぶ・とつとぶ”“貴い・とつとい”“貴ぶ・とつとぶ”“欲する・ほつする”“全く・まったく”“最も・もつとも”“専ら・もつぱら”“三つ・みつつ”“六つ・むつつ”“四つ・よつつ”。其中“三つ・みつつ”“六つ・むつつ”“四つ・よつつ”三个是数词,“全く・まったく”“最も・もつとも”“専ら・もつぱら”三个是副词。

读拨音“ん”的有5个,它们是“懇ろ・ねんごろ”“女・おんな”“神・かん”“井・どんぶり・どん”“考える・かんがえる”。“懇ろ・ねんごろ”在万叶时代读作“ねもころ”,后来“も”遗漏元音,就成了“ん”,“ねもころ”就成了“ねんごろ”。“女・おんな”开始读作“をみな”,“み”遗漏元音,就成了“ん”,用现代假名使用法替代了旧假名使用法,“をみな”就成了“おんな”。“神”一般读作“かみ”,“み”遗漏元音,就成了“ん”,“かみ”就成了“かん”。“井”表示往井里投石头的声响“咚”,“咚”日语相对应的是“どん”,“どんぶり”是“どん”的样态。拟声拟态词不受和语音韵规则的影响。“考える・かんがえる”的词是动词“かむがふ”,“む”遗漏元音,就成了“ん”,“かむがふ”就成了“かんがふ”,到现代演变成了“かんがえる”。

读拗音的熟字训只有一个“今日・きょう”,属于特殊读音。“今日・きょう”本来的读音是“けふ”,现代假名使用法替代了旧假名使用法,“ふ”就变为“う”,エ段假名和“う”相拼形成才段拗长音,“けふ”就成了“きょう”。

古代日语和语读音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单词头音不能是ラ行音。这个规矩保留至今。《当用汉字表》《常用汉字表》《改定常用汉字表》以及所有的字典词典都很少有ラ行音开头的和语单词。ラ行音开头的单词几乎都是外来语和汉语词汇。其原因有二,一是r音难发,在词头发不出来。二是阿尔泰语系词汇头音都没有r音。

综上所述,古时候的日语字训音韵要点是“清、净、平、畅”。“清”指的是五十音图的清音,浊音不能出现在词首。拨音“ん”也属于浊的范畴,所以字训中很少见。“静”指的是发音不能杂而难,像拗音发音难度大,发音有些杂乱,所以字训中没有拗音音素。“平”指的是发音平和,不能时断时续,像长音那样的音就不能出现在词中。“畅”指的是发音流畅,不能有怪音,像颤音、ラ行音等是不能出现在词首的,另外ラ行音在词中发音一般都比较轻,发重颤音的是黑社会性质的语言。

不过,自江户时代以来,庶民文化开始兴起,尤其是到了明治以后,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字训的古代禁忌逐渐崩溃瓦解。浊音开始出现在字训的头音,拨音、长音、促音、拗音等音读要素也都先后出现在字训词中,但这些音素在字训中出现的频率比较低,涉及的词汇还是有限的。

1.3 训读的分类

汉字有三要素:音、形、义。汉字的义叫作“训”或“训义”,日语称其为“字训”或“和训”。“字训”也包括汉字的训读音。如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组成的熟语,读音就不能和汉字一一对照了,只能组成一个集合体来读,这就是熟字训。以前熟字训很多见,自从日本政府颁布了《当用汉字表》《常用汉字表》《改定常用汉字表》以来,音训表规定以外的熟字训就不便于使用了。

不仅是在读汉字时,就是在写汉字时也会意识到字训的存在。它和当初表示汉字语义的训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看到或说到这个和语词时,肯定会想起这个汉字。因为人们脑海里总有和语从属于汉字这个概念。即使是同一个意义的词汇,汉字不同也会意识到这是不同的词汇。字训中读音固定不变的叫“定训”,所以“定训”无论在什么场合下读音都不会发生变化。

战后日本对国语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依次颁布了《当用汉字表》《常用汉字表》《改定常用汉字表》等汉字表和音训表,学校国语教育对汉字读音训练既认真又规范,人们往往不将送假名包含在训读音内,因而字训的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音性增强,表意性弱化。

字训队伍庞大,它们之间并不是高度一致的,由于来源、用途、使用范围等因素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各不相同,字训的纯正度也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差异分析、分门别类。从纯正度来看,训读词汇可以分成三类:纯粹的和式训读词汇、可能来自于和语以外的训读词汇、与和语字训有着明显差异的训读词汇。

1.3.1 一等训读(部分正字训)

中国著名的日语教育家、语法大家陈信德先生在《现代日语实用语法》一书中指出:“汉字传入日本以后日本人才开始有文字。但在这以前日本民族当然有它固有的民族语言,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日本人利用汉字来记载自己语言的时候,对固有词汇的记载只好利用汉字的形和义,不管它原来的发音。也就是说,字是汉字,意义是日汉共通的,读法是日本的。汉字的这种读法叫作训读。”

陈信德先生这里讲的“训读”应该是“訓読み”或“字訓”,“固有词汇”应该是“和语词汇”。“和语词汇”一般是训读词汇。该怎么理解“读法是日本的”这句话呢?是不是应该是“用固有的音表示固有的词汇”?这样的“训读”应该是“正字训”,“正字训”就是“用固有的音表示固有的词汇”。

训读中正字训排在第一位,它们应该是训读中的正统,也是主力。正字训是指汉字的正规字训,在和其他词联合组成新的词汇时会带来读音不便的问题。例如,“川・かわ”“川下・かわしも”“川岸・かわぎし”“川魚・かわうお”“川尻・かわじり”“川面・かわづら”“川床・かわどこ”“川上・かわかみ”“川瀬・かわせ”“川柳・かわやなぎ”“川隈・かわくま”等。单个汉字“川”字训读作“かわ”,在和其他汉字组成词汇时亦读作“かわ”。

许多辞书在说明训读或字训概念时常常举这类字训的例子。例如,《广辞苑》在“字訓”